

翻轉

# CHAPTER2 HOW is LANGUAGE POSSIBLE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哲學研究》

## EPISODE / 09

《哲學研究》208-241節

規則如何生成？

WHAT DOES REGULARITY  
MEANS?

2020/11/30 8PM  
WECHAT GROUP  
LIVE



報名按  
二維碼  
並打字  
“報名”



翻轉電臺誠意奉獻 FLIPRADIO COPYRIGHT 20

2.0 總 VOL 27

## CHAPTER2 语言何以可能

基础问题意识：不论个体的“人生意义”，还是社会的“公共正义”。个体反思、公共言谈。我们可以信任语言吗？是否有一种语言的治疗达到“真理解”的方法。

## EPISODE09 规则的生成

基础问题意识：上期我们提到“以伦理作为方法”，而不是“以说法作为方法”，但是这具体该如何去理解？怎么样才能把伦理作为方法，伦理是怎么生成的？

翻电2.0 整体章节

1 纯粹理性批判 / 2 哲学研究 / 3 论语 /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5 性经验史 / 6 理想国 / 7 精神现象学 / 8 存在与时间

# 以XX作为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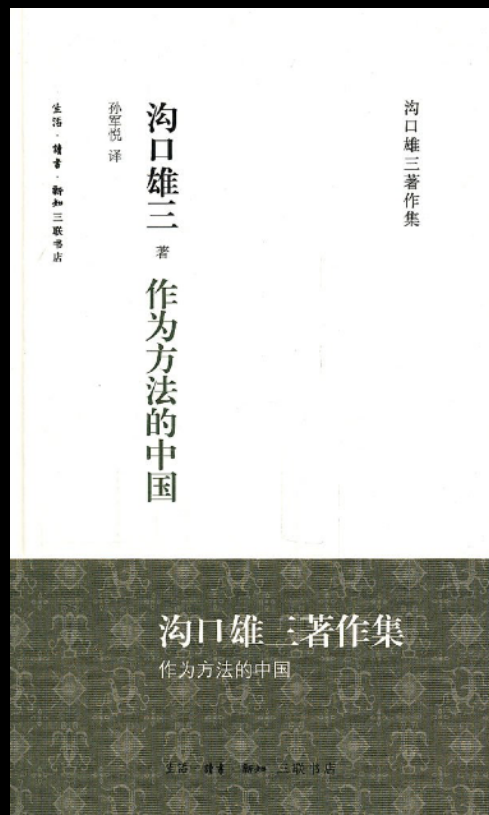
## 什么叫做把“XX”作为方法



自己作为方法



乡愁作为方法



中国作为方法

什么叫做把XX作为方法  
我们为什么需要把XX作为方法？

- 1 我们现在无知到毫无方法吗？
- 2 我们现在的方法不合用吗？

---

为何我们需要新的方法？  
VOL.08 把伦理作为方法

# 我们今天的方法

我们肯定不是一个没有方法的时代

科学方法：从动力因的角度解释一切

演化论方法（丛林社会、输赢）：从竞争的角度解释一切

经济学方法：从功利角度解释一切

.....

（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解释，有时候极端强调环境，有时候  
又极端强调人的道德）

方法庞杂，干嘛还要提出新的方法？

---

方法虽多，但有一种整体的偏见

中国作为方法（西方中心主义）

乡愁作为方法（根基性的丧失）

上期节目之中，在诉求一种什么方法？

“伦理”作为方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的认识方法导致“公共领域的激进主义”

道德相对主义：不可沟通 / 不可理解 / 轻松接受竞争观念

道德绝对主义：认为自己掌握真理，问题的根本

（除了自己的视角外，其他的都是荒唐的）

伦理作为方法的路径就是：

破除语言（概念）崇拜：解决道德绝对主义

解决认识论中心主义：解决一种对语言的执迷（从行为到语言的）

重新塑造行动和语言的关系

---

指向这样一些想法：

存在一种永恒本质的“视角”

人和人之间不可能理解（误解、误读的必然）

语言逻辑本身有某些确凿的本质

我自己的“内心想法”是我的意思的根本支点

但是伦理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伦理秩序是怎么形成的

数学真理是怎么形成的？

一个确定的事实是怎么形成的？

一个道德推断是怎么形成的？

一个语法的真命题是怎么形成的？

伦理秩序是怎么形成的：

一个行为只有一种解释吗？当然不是

对于一个行为的多种解释相冲突，该怎么办？

有那么多不同的行为， 我们该判断那些是一致的， 符合伦理的呢？

---

如果针对一个行为：

不同的人必然有不同的解释， 想冲突的无法调和

规则的生成：

我们遏制了“个人向内探索”的冲动  
关注公共秩序的形成，但是这个秩序是  
怎么形成的呢？



Ludwig Wittgenstein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HIRD  
EDITION

208-241 节 规则的生成

# 208-241

## 规则的生成

### Section1：208-222节

#### 规则理解的转向

因为规则有道理，所以我遵循规则？

只要规则中的道理不变，规则就不变化？

### Section2：223-241节

#### 规则的生成

#### 规则的主客一体性

因此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规则明确起来？

---

比起克服哲学病，我们还要多做一点的部分



# 我们怎么理解规则

一种共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规则里面是什么——道理

有一种大家都认可的道理，就形成了规则

不可滥杀无辜，不可冤枉他人

Really？

设想一个情况，现在我们必须冤枉他人？

必须是特例吗？

回想一个历史处境，大多数人认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

总有特例，让道理不成立（想想不要撒谎）

不可能穷举所有的情境，证明规则的适用性

# 规则理解的转向

有道理地遵循规则到“盲目地”遵循规则

208-222节

208节：克服休谟的困境：我们不需要穷举

209节：一种错觉：抽象的超越性

210节：总结和抽象当然是存在和可能的

211节：总结和抽象不可能是静止和无限的

212节：是不是“正确的”，很多时候根本不重要

213节：可以模糊地，探索式地做

214节：从模糊到清晰，不依靠“直觉”

215节：靠直觉的“一致性”并非是一个好的解释

216节：即便自身相同，也依靠人的想象力

217节：很多解释都是“想象”的产物

218节：想象规则的无限应用式

219节：将规则的盲目性，解释为必然性

220节：规则对我是因果的，而非逻辑的

221节：不要将规则理解为逻辑的

222节：规则即决定

# 我们需要穷举所有的情况吗？

## 第208节

（接上部分）先有行动，再有语言

先有合乎规则的行动，再有“合乎规则”的学习

那么我是在用“合乎规则”来解释什么叫“命令”什么叫“规则”啦？  
——我又怎样对某人解释“合乎规则”，“一致”，“一样”的含义呢？

解释的无穷回溯：人不理解什么是一致，怎么理解“合乎规则”，进而如何理解“规则”呢？

先有词（理性主义）：没有定义清楚的“一致”或“规则”，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一致？

先有行为（经验主义）：没有一致的体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一致”？

---

维特根斯坦：就不能一起教吗？

教他的时候,我就会指给他看一样的颜色,一样的长度,一样的形状,会让他指出这类东西,做出这类东西,等等。我会指导他,让他在听到相应的命令后“照原样”把某些装饰图案继续画下去。——也指导他把一些级数展开。例如把...这样展开;“...我示范,他跟我的样子做;我通过同意、反对、期待、鼓励等各种表现来影响他。我让他做下去,让他停下来; 等等。

# 解释停止之处

## 第208节

维特根斯坦说：解释是总会停止的

笛卡尔：停止在完美之处

休谟：停止在说不清楚的地方

维特根斯坦：不！不完美，但是在这里说清楚了（可能吗？）



休谟会认为，无法穷举的，总是一个不完整的结论

我们应把作为省略记号的“等等”和不是省略记号的等等”加以区别。

作为省略记号的：一个词汇当然有无穷意义的可能，例如“游戏”，在不同的语句中，就有不同的意义，例如…等等（在这里，休谟的怀疑就起作用）

不作为省略记号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跨文化的处境，我们团队里有中国人、韩国人、俄罗斯人，等等

---

学会一个词的词义，不需要 1 完美逻辑 2 超级例子 3 穷举

# 这和我生活有啥关系？

我难道还较真的使用休谟的怀疑吗？

休谟的具体主义：

“这个说不清楚，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必须在一个足够小的地方，当具体在那个足够小的地方成为  
“超级例子”的时候，我们才敢做判断

休谟的演化论：

“未来的情况谁都说不清楚的，所以只能接受变化”

话锋一转：

相信纯粹个体判断，自己觉得好的就是好的  
(反正问题也无法避免)

---

休谟式怀疑，阻止规则的生成，是非常经常的  
事情

# BUT！并不代表有更“深”的认识

## 第209节

在这里避免认为，“我们可以把握住某些本质”

“但难道理解不是超出所有的例子吗？”一个非常奇特的表达;当然超出啦!但就这些?难道就没有一个更深入的说明?或者,难道就不必对这种说明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们归纳了，但是并不归纳出“本质”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把一个没有界划出来的东西解说成了超出任何长度的长度?

---

被归纳的东西是脱离实际“范型”的  
是一个“方向”，是不明确的  
(在没方向之处提供一个方向，不是一个本质)



# 规则可以借由沟通继续分辨

第 210 / 211 节

他去猜我的意思是什么”却会是说:我的说明的种种不同解说都浮现在他眼前,他在其中猜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问我;而我可以回答他,而且也会回答他。

不是本质的原因就是, 方向不会是单一的, 理解当然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 (在本质之外, 其他的方向是荒唐的)

无论你怎么教他继续把装饰图案画下去,——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将怎样继续下去?”那我又怎么知道?这说的要是:“我有没有根据?”那么答案是: 我的根据很快就会用完。接着我将行动,没有根据。

这样的方向不是“动力因”, 可以确保一种结果的发生  
规则不通过行动, 便不可能验证

---

规则不是一个“无限共识”

解释——行动——再解释

(实际上法律不就是这么运行的吗?)

立法——司法——司法解释

# 调整我们的关注点

第 212 / 213 节

以认识论的角度谈论“规则”，总在想，“足够清晰吗？”或者“足够无争议吗？”

当一个让我害怕的人命令我继续这个系列,我做得很快,很有把握,而缺乏根据一点也不令我困扰。

规则在内容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

“但这个系列的开端显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通过某些代数表达式),这样你最初必须在这些解释中选择出一种。”完全不是!在某些情况下，当时可以有怀疑。但这不是说我的确怀疑过,甚至不是说我当时能够怀疑。(和这联系在一起的,要说说一个过程的心理“气氛”。)

有很多游戏，被设计为需要不断通过试错明白规则



---

规则不是单一的，很多时候规则有前后顺序  
可以再大略规则情况下探索

# 破除我们对直觉的使用

第 213 / 214 节

什么时候我们爱说，这个要依靠“道德直觉”  
(道理解释不明白，又要继续行动的时候)

例：在鸡蛋和石头之间，我永远选择鸡蛋 (WHY?)

当时只有直觉能消除这种怀疑？

我会没有例外地永远选择鸡蛋吗？当然不会了，接受这句话的  
模糊性和其中的方向性。

---

在这里，“直觉”也是哲学病

是为了反对另一个哲学病

你的主张如果道理不是“完备的”，就是错误的  
(God Damn! Descartes!)

# 那你怎么知道啥是“鸡蛋”呢？

第 215 / 216 / 217 节

规则内容可以是模糊的，但是规则对象总得清楚吧

就像：

就相同而言,我们似乎有一个错不了的范型：一个东西和它自身相同。

一个东西和他自身相同，是受到其“内在本质”决定的

NO！在这里，依然有一个想象的框架

但如果墨迹所在之处原本是个窟窿,而现在墨迹刚好嵌在里面,那么它看上去就正好是这个样子。“它吻合”这个表达并不单单描述这一图形。不单单描述这一情境。

不单单图形，不单单情境，而是：

一种匹配的“模式”（从图形和情境中想象了一个pattern）

---

“我怎样能够遵从一条规则？”如果这不是在问原因,那么它就是在问我这样来遵从这个规则的道理何在。如果我把道理说完了,我就被逼到了墙角,亮出我的底牌。我就会说:“反正我就这么做。”

在“清华学姐”争议中，很多男性描述自己现在

需要“如履薄冰”

“冤枉”是客观事实？

不！冤枉是“老实人成为恶意的侵害对象”的

Pattern

# 可以解释， 但清楚那是个解释

第 218 / 219 / 220 节

在规则描述中， 我们当然需要解释， 但是千万别以为：

一个系列的开头部分仿佛是一条铁轨的可见部分,而铁轨一直延伸,渐不可见直到无限?我们可以不想规则而想想铁轨。无限长的铁轨相当于规则的无限应用。

我们的解释具有无限性， 其实现在的情况是：

真正说来,所有的步骤都已完成”是说:我别无选择。

我现在已经做了我的选择（不是我的证明）

我不是因为证明， 因而做了选择

而是我没有看到别的可能了

我遵从规则时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从规则。

没有看到别的可能， 选择就不再是选择， 因而就盲目了

（这不是世界末日， 这也不是问题）

---

首先， 不要以为自己是证明了， 然后做了决定  
（我认为丛林社会无法避免， 因而遵从了竞争的规则）

还是， 我们证明了社会的本质是“丛林社会”，  
因而我遵从了竞争的规则

它本来要突显的应是以因果方式决定和以逻辑方式决定之间的区别。

# 神话式思维当然是有用的

第 221 / 222 节

我的象征性表达真正说来是对规则使用的神话式描述。

只是现在的神话都太差了！

但那当然只是一幅图画。假如我判定它让我觉得这样或那样，好像它自己不负责任似的，那我就不会说我把它作为规则来遵从。

有神话在，把神话当神话是好的

好过我们否定一切神话的“范导性原则”，随后证明一切都是“科学真”的

---

规则的责任在我们自己



# 这里留下的问题

OK, 规则出现于我们对于情况的一些想象的“模式”

然后我们就盲目的遵从这些“模式”

这些模式从哪里来的？是任意胡思乱想的吗？我们想象的模式  
不同怎么办？

最要命的问题：

不同的规则之间， 可以对比其好坏吗？

# 规则的生成

主客一体地让规则明确起来

223-241节

223节：规则就是重复

224节：之所以看作重复的，是有“一致性”

225节：因此规则，就是一种“一致性”的认识？决定？

226节：一致性不在结果，而在“内在依据”

227节：一致性是主观的

228节：一致性的面孔是客观的

229节：从自己的主观中洞察了客观，是哲学病

230节：现象就是现象，没有现象之内

231节：规则本身具有强烈的外在性

232节：依据规则和依据灵感，没有语法外的区别

233节：规则可以是模糊的

234节：不可能出现不被挑战的规则

235节：规则就是一种“表面运作”的方式

236节：规则当然不由“内在”决定

237节：内在“如何做”不是规则的一部分

238节：规则的明确性，就是事态的明确性

239节：事态的明确性是一种可经验的，可习惯的东西

240节：经验和习惯凝结在语言中，就是可见的规则

241节：这是一种生活形式在语言中的凝结

# 规则就是一种“一致性”的理解

第 223 / 224 / 225 节

我们不感到总要等着规则点头示意(面授机宜).....我们对接受我们训练的人说:“你看,我始终是这样做的;我.....”

理解规则者, 已经将其之前的行为看作重复和一致的

一致”这个词和“规则”这个词同出一族,它们是堂兄弟。

理解“规则”, 就已经是一致了的

(一致性无法获得“客观证明”)

一致性理解是规则理解者内在的

---

自己对于一致性的捍卫要有所警觉

解释、歪曲的能力

(向一个规则捍卫者提出例子上的反例几乎是徒劳的)

# 规则的一致性，具有主观性

第 226 / 227 节

假设某个人根据 $2X+1$ 这个系列写下1、3、5、7.....这个系列。现在他问自己：“但我做的一直是同样的,还是每次做的都不一样?”

废话！当然是一样的了，都是根据 $2x+1$ 的嘛

一个人日复一日答应说“明天我来看你”——他每天说的都一样,还是每天说的都不一样?

与上面的句子描述相比，只有语词表象，没有办法判断

---

一致性是主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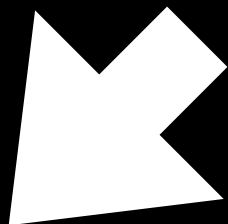
“假如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我们就不会说:他在遵从规则。”这么说有意义吗?毫无意义。

仅仅靠行动表象，不足以支撑一个一致性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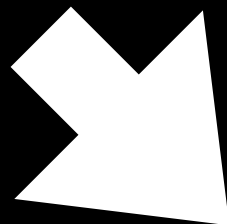
这是在一个假设的“主体”的意义上

**BUT**

IN REAL LIFE



主体自己眼中



其他人的理解中

# 主体自己的“依据”是什么？

第 228 / 229 / 230 节

请记住，我们肯定从来没有超出过例子，直接学会了“道理”

对于我们,一个系列只有一副面孔!”.....然而,这却不是对该系列中某一段作出的断言,或对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窥见的某种东西的断言;这里表达的是:我们怎样做,只看规则怎样开口,而不再诉诸任何其他引导。

这个事实总被我们哲学病式的认为

我相信自己在系列的一段中精致入微地觉到了某种蓝图,察觉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只需再加上“等等”就可以达到无限。

我们认为从中得到了“超例子”的本质

黑泽明：好电影要引人入胜，通俗易懂

(所以现在是要争论“真引人入胜”吗？就像我们争“真爱国”或者“真中立”一样？)

---

主体的依据到最终，解释会终止在范型

这条线让我觉得我应该怎么进行”,这只不过转述了:让这条线成为我该怎么进行的最后仲裁者。



# 依据本身的多方向性

第 231 / 232 / 233 节

可你明明看见.....!”好,这恰是受到规则驱迫的人的典型表达。

可你明明看见她冤枉那个男生在先的！

(规则：冤枉人不应该)

所以，在这里盖棺定论了么？

遵从某类灵感和遵从条规则,这两种过程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确实不一样.....这些都不是我根据灵感行动的经验 and 遵从规则行动的经验;而是语法注释。

在一个“范型”中，我的理解方式是“规则”的，而其他人的方式

“过于发散”。这个仅仅是“语法注释”

(形同于说，我的理解方式是好的，其他人的是不好的)

也可以设想以这种方式来教某种算术。在这里，孩子们能够各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计算，——只要他们倾听内心的声音并遵从它。这种计算就像一种作曲。

这和我们以“规则”教算数会特别不同吗？（直觉主义）

(依然有人可能算对吗？)

---

在同一个“必须有的”依据（客观）下，大家的理解

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要回到内心主义了么？)

# 那我们是怎么做到一致的？

第 234 / 235 节

难道我们就不可能像我们实际所做的那样进行计算(大家做的都一致,等等),而做每一步都觉得受规则引导就像受魔法引导,也许还奇怪我们怎么做得都一致呢?

因为数学“公理”内在的无可争议的真理性的真理性, 因此我们能一致吗? (我们日常计算时, 想到了啥数学真理?)

日常生活里称为“遵从规则”的做法有一种面相学,而你从我们上面的讨论中只看到所有那些属于面相学的东西。

$1+1=2$  / 元素盒, 就是我们的面相学  
“半直觉”, “半要求”的东西

---

我们的一致, 被这种“面相学”的一致性保证  
而不由“定理”的一致性保证  
(什么是规则的面相?)

# 规则的超面相部分并不构成规则

第 236 / 237 节

计算天才得到了正确的结果却说不出怎样得到的。我们该不该说他们并不计算呢?(各种事例形成的一个家族。)

当然不应该, 因此何种算法并不是规则的一部分

各种人都得到相同的东西, 是规则的“面相”

设想某人按下面的方式用一条线作为规则:他拿着一副圆规,使圆规的一脚在规则线上移动,另一脚则跟着规则线移动.....我们无法从他那里学到他跟从规则线的方式。在这里也许我们实际上会说:“那条原线似乎让他觉出了他该怎么进行。但它不是规则。”

模板、有人主动跟从了模板

这就是规则的面相

---

“如何做”, “如何能做到”当然重要

但这是个体“相对主义”的部分, 不是规则的相对主义

(只有我们哲学病式地关注不同的“内在理解”, 而非

关注不同的“面相”时, 才会认为这导致相对主义)

# 规则之“面相”是如何一致的呢？

第 238 / 239 / 240 节

要让我觉得规则事先就产生出了它的所有后件， 它对我就必须是不言自明的。

规则的“想象”必须是不言自明的

就像把这种颜色叫作“蓝色”一样不言自明。（“这对我“不言自明””这点都有哪些标准。）

蓝色是“不言自明”的



这是白金还是蓝黑？

蓝色作为“指称”的名确定， 也是有外部条件的， 外部条件一变， 指称的明确就受到了影响  
(这就是影响面相一致性的东西)

人们(例如在数学家之间)并不对是否遵从了规则争吵。例如,人们并不为此动手打起来。这属于我的语言据以起作用(例如作出某种描述)所赖的构架。

# 一致性的生成——生活形式

## 第 241 节



这是什么颜色？（这个问题都不可能提出）

人们所说的内容有对有错;就所用的语言来说,人们是一致的。  
这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

不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

我感觉故我在（休谟）

我对故我在（康德）

我犯错故我在（维特根斯坦）

“议程设置”这个传播学的理论是有道理的， 伦理和规则的生成， 就是一种“面相”的生成

---

比起一个问题是对试错， 首先要问的是：为何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形式”

# 另一种生活方式

也许全网即便对“田园女权”的声讨，对名为“女权主义”这种秩序也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是一种“规则”的建立（的基础）

这代表“伦理”已经被凝结出来了

所以，“何谓良好生活”的伦理问题，首先是“良好生活形式”出现的问题：

行为 + 词汇 + 清晰性

---

不要那样做（不同流合污）是远远不够的

公共性的丧失，就是“生活形式的丧失”

它不是让个体“坏的生活”，而是让个体“没有生活”



# 重看“把伦理作为方法”

我们有目的要达成，有问题要解决：

也就是，把一种“生活形式”的树立作为方法

不是“批判性思维”

不是“真理探求”

而是思考：

何种行为 + 何种词汇 + 何种清晰性

形成一个一致性的“面相”（现在多半是一种语言的使用）

可以毕竟一种“一致性”的理解和探讨，并且与我们的目的契合

---

可以思考：

PUA是一种什么样的清晰的“面相”？

这里面行为的“一致性”是什么？

这里面用语的“一致性”是什么？

什么东西变得“不言自明”？